

痴迷『极限集邮』收藏邮品上万张

邮友王文博：半世纪的执着

文图 海南日报记者 孙慧



王文博向记者展示他的极限集邮藏品。

集邮曾是上世纪风靡一时的收藏爱好，很多人都知道，不过提到“极限集邮”，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。

家住在海口骑楼老街的王文博，是目前海南为数不多的极限集邮爱好者。从1963年开始玩集邮的王文博，对这些小纸片的热爱，从天真烂漫的少年坚持到了银发苍苍的老年。

对于王文博而言，集邮其实是一个学习的窗口，藉此他窥见了大千世界，欣赏祖国大地秀丽风光、传奇人物和诸多重大历史时刻，真是不亦乐乎，快哉快哉。



王文博收藏的极限集邮作品——西沙风光。

54年的坚持

1963年，15岁的王文博在海口市第一中学就读。那个年代的中国，电话、电视等通讯娱乐用品尚未普及，人与人的通讯主要靠书信往来，精神生活还很匮乏。

王文博从同学们那里接触到了集邮，同年级里也有几位同学喜欢集邮，他们经常在课余时间一起去得胜沙路上的邮局翻废纸箱捡信销票。

1968年，王文博成了万宁市东和农场的一名下乡知青。知青岁月异常艰苦，不仅物质匮乏，精神娱乐活动也少得可怜。在那段岁月里，给亲友写信，收集邮票是他最大的精神享受。

到了上世纪80年代，随着集邮热兴起，邮品的分类、收藏的方式、研究的角度也在不断丰富。偶然间，王文博从一本集邮杂志看到了介绍极限集邮，至此产生了兴趣，开始涉猎极限集邮收藏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坚持到了现在。

极限集邮属于集邮7大分类中的一种。极限集邮追求的是邮票、明信片 and 邮戳之间实现最大限度的和谐，这其中的挑战也让收藏者觉得兴奋不已，如果能收藏到一张非常珍贵的明信片、邮票，邮戳又是邮票首发日盖戳，那真的是意义非凡。

在王文博家里，摆放在卧室的书架、柜子里满满都是他多年来所收藏的极限集邮品。每天只要有空闲时间，他就会拿出来仔细欣赏、擦拭，并按照不同主题分门别类摆放，撰写说明，制作专题集邮，或者写鉴赏文章，乐在其中。

“你看这些邮票、明信片上，既有宏伟的首都建筑天安门，也有堪称人间仙境的黄山十六景，我们祖国真是地大物博，千姿百态。”一说到鉴赏邮票，王文博像个孩子一样手舞足蹈起来，这些小纸片如同一幅幅精美艺术品让他爱不释手。集邮，对于王文博而言，已经成为精神寄托。

结识天南地北邮友

极限明信片属于集邮里要求较高的一种。制作一张极限明信片，要将一张有效邮票贴在明信片有图案面的一角上，明信片的图案要尽可能与邮票的一致，同时，明信片的大小规格也有严格要求。做好这

些，还要盖邮戳，邮戳的日期和地点也应与邮票和明信片的主题相呼应。

王文博说，为了追求明信片、邮票还有邮戳的统一和谐，他工作之余经常奔波各地，跑到各个邮局去盖邮戳，脚步踏遍了海南岛。如果是外地图案的明信片，他就四处寄出挂号信请求盖戳。

“我连人家邮局工作人员名字都不知道，就直接写上某某邮局负责人或者业务员，邮局竟然也能接收，大多数都会帮我盖上邮戳，再寄回来。”回想起那个年代记忆，王文博觉得非常温馨有趣。

记得有一回，王文博收集到一张印着庐山景色的明信片和邮票，他希望能盖上庐山本地邮局的邮戳，就通过挂号信联系庐山当地邮局，可寄回来后，他觉得业务员盖在邮票上的邮戳太过偏离，追求完美的王文博，小心翼翼地把邮票从明信片上剥离，晒干，又寄回去请求重盖，连续寄出三次，才盖到了他满意的位置。

由于经济和时间条件限制，王文博大部分的集邮盖戳都得通过邮友帮忙完成，他也很热心奔波在海南岛各地，去帮邮友加盖海南各地的邮戳。就这样，王文博结识了一大批天南地北的邮友，相互往来间也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。

有一次，王文博收藏了一张1968年发行的红色娘子军明信片，但他一直寻觅不到一枚一致的邮票。有一天，一位南京的邮友给他寄来了一张一模一样的明信片和邮票，想委托他到琼海去加盖一个邮戳。王文博热心帮忙加盖邮戳后，与邮友书信往来，谈到自己也有一张相同的明信片，但苦于寻觅邮票的遗憾，刚好这位邮友还有一枚相同的邮票，便慷慨地赠送给王文博。

邮友相互往来，热心帮忙，让王文博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。直到今天，他仍与许多岛外的邮友保持联系，岛内也聚集了一帮有同样爱好的邮友，他们会定时聚会，相互交流收藏的邮品。

方寸窗口展示精深文化

平日里闲来无事，王文博喜欢将收集到的极限明信片整理成一个个专题邮集，编辑了“琼州大地”“中华雕塑”“三沙掠影”“孙中山辛亥革命”等极限邮集作品，曾获得了国内不少集邮展览奖项。

编辑一本极限邮集可不简单，需要有确定的主题，素材要多而精，编排也要合理、巧妙，还要配上相关的说明文字。这一张张散落的明信片，就像一颗颗珍珠，散着不好看，可串起来就成了一串串漂亮的项链。

“对于收藏者来说，每次专题制作都是一次重温学习的机会，我要为每一张明信片查阅各种资料，配上文字说明，这等于就是自学历史、地理等知识。”多年的集邮让王文博积累了扎实丰富的人文地理知识，这对他还起到了不少作用。

在王文博收藏的极限明信片里，有一张是庆祝海南建省的极限明信片。明信片上海天相连，三株椰子树挺拔不屈，风光迷人。这种明信片发行后传播全国，让很多人领略到了海南的热带风光魅力。椰子树是海南的象征物之一，到底明信片上的椰子树出自于海南哪里？王文博寻觅许久，都没有找到答案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王文博从一本挂历上看到了明信片的原图，是来自摄影家林孙杏拍摄的《椰林日出》，他写信询问作者，才知道原来这明信片上的风景是在琼海长坡，终于，一张盖有琼海长坡邮戳的极限明信片制作完成。后来，寻觅《椰林日出》来源地的集邮故事，也被王文博写成文章，发表在集邮杂志上。

网络文化盛行的今天，信件往来已经是一种没落的通讯方式，集邮也变得越来越小众。王文博感慨，挂号信从当年的两三分钱涨到了现在的2元多，这对每个月要寄出几十封信的他，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

“老了，有些玩不动了！”尽管嘴里在唏嘘，可当听说记者有同事要去三沙，王文博还是兴奋不已，拿出一叠厚厚的明信片，恳请记者帮忙带到三沙去盖上邮戳。这位六旬老人，集邮是生活，也是爱好，更是寄托，他愿一辈子徜徉在极限集邮王国，享受其间乐趣。■



王文博的极限邮品“红色娘子军”。



王文博的又一极限集邮作品。